

451468

教师阅览室

SINOLOGICAL RESEARCHES

中國學誌



第二本

1965年

東京 泰山文物社 刊行

第一本 目録

戦国中期における尚書の展開

松本雅明

——左伝の引文を中心として

仏教における究極的主体の一断面

玉城康四郎

——インドからシナへの展開

記明天順成化間大臣南北之爭

陳綸緒

明廷の対外宣論から見たる

李猷璋

媽祖の伝播

——特に鄭和の西征における靈験について

鄭芝竜の招安の事情について

前嶋信次

中国学誌 第二本

一九六五年八月 出版

改正定価 一〇〇〇円

定価 日幣 五〇〇〇円

海外(連郵) 券 2,800円

編輯者

李猷璋

印刷所

株式会社 開明堂

発行者

東京新宿区若葉一ノ十三
振替：東京一六三三九九
泰山文物社

代表者 楊玲秋

經售処

株式会社 大安

東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二ノ二四

一誠堂書店

東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一ノ七

巢文堂書店

京都市中京区寺町九太町南入

本誌之編輯・印刷
一切經費、均由
泰山文物社資助
特此聲明

編輯者



一、中國學誌是為得僑居在海外的中國學人、便於發表有關中國文化論著而發行的共同園地。

但也刊載日本學者的論著、藉謀彼此學界的連繫。

一、本誌暫定年出一期。

一、凡對中國之文學藝術、思想信仰、以及社會和自然科學之學術性文章、均為本誌所歡迎。

來稿可用中文或日文、並附英文提要。刊登稿件、各贈抽印本二十份。

一、來稿請寄泰山文物社本誌李主編。

201-54
2
841

451468

中国学誌 第二本目録

讀侯家莊一〇〇一號大墓

政治倫理性祠祀的構成與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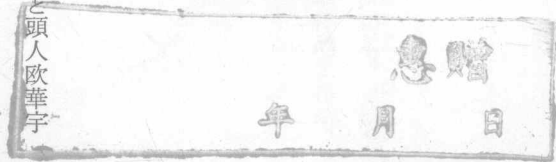
文獻所見の祀天儀禮序説

—— 禘祭の経説史的考察

後漢書論贊之価値

慶寛時代の長崎唐人をめぐる諸問題 (上)

第一、唐通事の設置とその変遷 第二、唐人墓地と頭人欧華字 第三、唐人の朱印船貿易



石 璋 如 一

楊 慶 堃 壹

池 田 末 利 翌

饒 宗 頤 壹

李 猷 璋 叁

英文提要 (A summary) 二五

筆者介紹 三



90038619

讀侯家莊一〇〇一號大墓

石 璋 如

侯家莊一〇〇一號大墓的報告出版了，爲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三的第二本。分爲上下兩厚冊；上冊是本文，下冊爲圖版。原爲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經高去尋先生費了三年的歲月，夜以繼日不停的工作着，才把它輯補完成，真是近年來中國學術界值得稱讚的一部輝煌的著作。

全書共分六章：

第一章：墓葬的位置與保存的情形。

第二章：墓葬以前以後的遺蹟。

第三章：築墓工程。

第四章：殘存的埋葬。

第五章：早期的盜掘坑與其中遺物之出現。

第六章：墓內出土之器物。

圖版二七〇幅，又彩色圖版七幅（附圖），插圖九八，表八九，上冊三九〇頁左右，下冊二七七版又一五頁圖版目錄。

讀完了這部報告之後，我獨自鎮靜的沉思了一下，這個大墓的田野工作，從開始發掘到最後平坑，親眼看見過這種工作的全

讀侯家莊一〇〇一號大墓（石）

部員工在內，當時在安陽至少有三百人左右。它的整理工作，由南京的全部整理，到昆明的部份開箱，以及在李莊寫成這個報告的骨幹和作者的臥病擱筆，親眼看見過這個工作的至少在百數人左右。最近高去尋先生的輯補工作，以及印刷工作等，接觸過着這個工作的至少有十五人以上。但是有的看見過發掘工作，而沒有看見過整理工作，有的看見過整理工作，而沒有看見過輯補工作，有的看見過輯補工作，而沒有看見過發掘工作，從發掘而整理、而輯補而出版，從頭到尾看見過這個全部工作人員，現在有幾人呢？屈指計算一下，除我而外恐怕找不到第二個人，我並不是在這裏自我驕傲我的閱歷，而是悲歎可怕的歲月，無情的逼人。但是這部報告出版之後，凡讀這部報告的人都能從頭到尾全部了解比我更要清楚，那就是說今後能澈底了解一〇〇一大墓的人，豈止千萬人而已。所以我對於這部報告的出版特別感覺有與衆不同的快樂，同時也願意補充幾句這部報告中未提及的關於一〇〇一大墓的掌故：我的話分爲兩部分，第一部說工作，第二部談貢獻：

壹：說 工 作

在工作方面從頭到尾可分爲四部分：

第一，先從田野工作講起：

最初選擇工作地的時候，幾位（我也在內）工作同人及數名本地的工人，在大柏樹墳（據說大柏樹在抗戰期間被日兵砍掉了）以西到處尋找，找尋我們從何處開第一個探坑的答案。我們每到一個新的遺址，向例的是選擇遺址最高的地方，作爲我們的出發點。這個遺址也不例外。選來選去，最後選定武官村吳玉璠先生的棉花地內雙大井旁邊，作爲我們發掘的出發點，即開第一個探坑。我們打算把這個遺址叫作雙大井，後來又問本地的工人，這一帶的地方叫什麼名字？他們說西北岡，是指武官村而言。因爲這一帶大都是武官的土地，而在武官的西北，所以叫西北岡了，也就是武官村的西北岡。我們發掘團的團

址駐紮在侯家莊，同時雙大井附近也有少數的侯家莊的農田，因此就把這個遺址叫侯家莊西北岡了。其實西北岡是在侯家莊的正北，若以東區的大柏樹墳爲標準的話，則在侯家莊的東北了。

說到了這裏的工作，有三件事情應該特別的宣揚一番。第一件是一個工人，他不但貢獻了他的土地，而且爲工作犧牲了他的生命，他的名字叫侯新文。

二十三年的仲春（陰曆二月初八），侯新文在侯家莊南地他自己的棉花地中盜掘，挖出了一批字骨，事被殷虛發掘團知道。他便將有字的和無字的骨頭全部送到發掘團去，殷虛發掘團當即計劃到洹北發掘，洹北人雖暗中反對，但他情願讓發掘團在他自己的田中發掘。（參看董作賓：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田野考古報告第一冊，頁一九三六。）秋季發掘西北岡的時候，他請求發掘團先在他的田中發掘，他的田雖是很窄的一條，却是很重要的地區（即一〇〇一大墓所在），他自己有把握的說保管其下有東西；開工約一禮拜以後，還沒有找到重要的東西，他自己着急了，埋怨我們不向深處挖，只在找邊緣，他由大路邊向西數了二十二步說：「這下面一定有東西，請在這裏挖。」那裏是範圍很大的翻葬坑。我們旨在考古，不是純粹的在挖東西，所以找不清範圍，我們不願意向下挖，以擾亂地層。他在另一個坑中發掘，等我們把大墓的範圍找清楚了，他因爲盜坑的虛土塌下把他壓死了。他沒有親眼看見這個大墓的輪廓以及其中大量的器物，真是一件遺憾的事。當我提到或想到一〇〇一大墓時，侯新文三個字和他的影子常在我們的腦中出現。

第二件是殷虛發掘團的改革，自第十次發掘起，安陽專署給我們的主持人改變一個稱呼叫做團長了；同時我們也的確大加改革，在以往九次工作，工作人員都是住在發掘團的團部（八次以前在洹上村，八次以後在城內冠帶巷），每日來往工作地，不論步行或坐車，最遠的距離來回要費去三個小時的時間，不但浪費時間亦且消耗精力，對於田野工作有百害而無一利，本次則把團部仍安在冠帶巷，工作站則設在侯家莊，好像是一處前線指揮所。田野工作人員都住在侯家莊，禮拜天休息才回去洗個澡，早去晚歸；室內工作人員則住在城內冠帶巷。保護工作的軍隊也是駐在工作站附近。工作地距離侯家莊尚有一

公里餘，因為領隊者的身體不好，用腳踏車代步，規定上午在田野視察，下午在工作站休息；但是他恐怕田野有什麼新的發現而未看見，下午仍是常常的跑到工作地去巡視。他堅持把大墓的輪廓找清後，再向下挖。因為這個墓被早期擾亂過，找的辦法是向深處找中心，向周圍放射找輪廓。吃過晚飯後的另一段工作開始，就是每一個工作人員要向他報告一點發掘的情形，他要寫一個總的日記、總是很晚才睡覺。

出土的第一件重要器物，是那一件高約三十六公分，雕刻精美完整無缺的石老虎。吃過了晚飯特為這個石老虎開了一個談話會，他說，「按學術的例子、某人最先發現一種東西，便把那個東西叫最先發現者的名字，以示尊敬。如丁氏鼠，李氏鹿，亞幾默德定律……等等，這個石老虎為向所未有的大發現，也是為本所最先的大發現，應該叫它所長的名字傅孟真呢？還是叫它組主任的名字李濟之呢？或是叫守坑者的名字劉照林呢？我們大家想着團長梁思永的名字也應該在考慮之列，最後的結論是等他考慮後再說。如果這個大墓內始終只出了這一件器物，也許叫它傅氏石虎或李氏石虎，或梁氏石虎，或劉氏石虎了。到第二年的春天，出土的石梟比石虎更為精美，出土的雙頭獸比石虎更為奇偉，後來接二連三出土的東西太多了，那件石老虎也不算得最稀奇，所以這個賜名的話也就不再提說了。這些石刻都在這本報告中有特別詳細的敘述。

為什麼叫 HPKM 100「大墓呢？這也算是梁思永先生當年的「壯語」。HPK. 是用他代表西北岡的簡寫。若為 H.P.K. 1001，是第一條探坑，若在 H.P.K. 之後加一 M 寫成 H.P.K.M. 1001，則是第一個墓葬。稱這個地方為一千墓地，豫計在這附近再發掘二千墓地，三千墓地……等，他曾估計了一下，我們在安陽前後發掘了九次，八個遺址，共總不到一百五十個墓葬。這裏預計挖一千個墓葬，口氣可不算小了，最初我們都稱「壯哉此語」。誰知經過三次發掘之後，竟超出了一千墓地，真為始料所不及，而且西北岡的墓葬尚未挖完。

第三件是發掘方法的革新。從前發掘遺址的時候，一個工作人員只帶十個工人發掘；現在挖大墓了，一個工作人員便要帶一百以上的工人，即十倍以前了，所以古老的方法不適於新的環境。這次發掘是在墓的中心設平板儀直接測繪出土的現象

和遺物，組織技術隊機動的到各墓去作細工。這個大墓是西北岡所有大墓中最麻煩的一個大墓，也是出土器物最多的一個大墓，指揮這個大墓的發掘比其它大墓要忙上數倍。因為其中出的東西特別多，把技術熟練的工人都集中在這個墓中；所以這個墓內的工作最爲精彩而惹人注意，來參觀的人們也多到這個墓邊來參觀。看技工們在小心翼翼的找墓形、苦眉愁臉的清盜坑、汗流浹背的掘夯土，與高彩烈的刨器物，慢條斯理的挖人骨，聚精會神的剔花土。幫忙的人有的在照像，有的在畫圖，有的在測量，有的在糊骨，有的在記錄，有的在包紮。長工們忙着口數數，手分類急着登記；短工們担着羅框，由墓底到墓口排成長蛇陣絡繹不絕的在出土；送東西的人們則提前包紮，把一日出土的器物要送回城內冠帶巷的團部；指揮這個大墓發掘的人到處巡視，遇有現象便馬上處理，不然一百多工人便會凍結，大家停擺。這雖然不是一座現代化的工廠，但也像齒輪一般，一個挨一個的不停前進。到最後剔花土的一幕最爲動人；每個工人左手都拿着一把工具，小鏟子、鐵椎子、竹簽子、棕刷子，右手則拿着竹簽子剔，時常的用口吹土，吹到較遠的地方才敢用刷子刷，剔出來的花土用棉紙蓋起；恐怕太陽曬乾花土崩烈；更在紙上再蓋濕細土，以保存它的濕度，夠一個單位了，才把紙打開，照像畫圖後再起出裝箱運回。梅原末治博士出版的殷代大墓的木器痕蹟，就是這個墓葬中的一部。它是木質的器物或儀仗的遺痕。一個工人剝剔一卦，好像是作湘繡的一樣。

第二，再說整理工作：

西北岡遺物的整理工作，最初是由發掘者把自己所作的墓先作一個初步的工作，交給梁先生。梁先生再作統體的整理，報告的骨架是一個全部的大的系統。二十四年冬季停工後，西北岡的工作也中止下來。自二十五年起，便在南京從事整理工作了。把三次發掘所得的遺物運回南京的三〇九箱，大部份都打開了，逐一的觀察描述。二十六年春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出品目錄，好像是西北岡出土精品一個有系統的精簡的輪廓的報告。殷代器物專室陳列，凡是參觀的人們，莫不驚訝我

國三千年前殷代文化如此高超，同時有系統的排列亦使參觀者欽佩並贊歎不止。

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上海對日抗戰爆發，本所鷄鳴寺附近遭敵機轟炸，各機關均向後撤，本所遷至長沙聖經學校，在這短短的三個月間，把殘破的石器，整理出一個大概；雖然在敵機轟炸下，仍然照常工作，那時因為有很有技巧和經驗的繪圖員在旁，多把石器草圖繪出，到現在仍甚有用。

同年十二月間南京失陷，又不得不再向後撤；大部份器物直接運往重慶，人員及手頭資料經桂林而往昆明。在昆明城蕤花巷的幾個月間，整理西北岡的紀錄及圖表，二十七年秋敵機又來轟炸昆明，本所遷至城北龍泉鎮，在棕皮營的龍頭書屋內靜靜的安居了二年多；這時雖然從重慶把器物運來了，但辦公室與倉庫在一處，地方有限，只能作完一箱，裝封後再開一箱，著者和其他的重要研究人員一樣在龍頭書場附近自建房屋，下決心把西北岡報告希望在這裏完成。因為沒有繪圖員，所有的器物，他自己作草圖。重要的器物則請營造學社的莫、陳兩君於夜間抽空來畫。營造學社在龍頭村村南的麥地村，兩地相距約三華里，在黑暗中走那高底不平的石頭路，頗不方便；同時點兩支臘燭，在燈光不斷的跳動下畫銅器上的花紋，也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幸而那個時候人都年輕，眼睛也好，路艱燈暗滿不在乎，終於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工作。

民國二十九年秋，敵人進攻滇緬路，本所又轉進到四川南溪李莊的板栗坳。板栗坳在李莊西南的山上，是南溪巨富張家的花園。房子雖好，但交通不便，要上一百多石階才能到達，與台北近郊的指南宮或圓通寺的情形相差不多，到過這兩個地方的人，都可以了解上石台階的滋味。三十年初在這裏正式的展開工作，最初著者眷屬住在山下，他自己上山工作，每禮拜下山一次。把完整的器物整理完了之後，又繼續整理殘破的石、骨、蚌、銅等，當時沒有繪圖員，沒有助理員，他自己分類，自己拼對，自己度量，自己繪圖，自己統計，自己寫稿；從三十年到三十二年，這三年間雖然時發小病，但真是作了不少的工作，報告的骨架也於這個時候完成。三十二年肺病發作，臥床不起，遂由山下移至山上養病；在養病期間，把西北岡的資料和他的稿子，放在床邊，在精神好的時候，還要坐在床上繼續撰寫，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抗戰勝利後他的工作

便擱置了。

第三，就說到輯補工作了。

自從傅斯年所長逝世後，董作賓先生繼任所長，自民國四十三年夏，即請高去尋先生担任整理西北岡報告的工作。當時高先生尚在台灣大學考古系教書，一面教書一面整理稿子。李濟博士繼任所長後，仍把這個工作委託給高先生，不過是更具體化了。把原來的計劃稍微變更一下，讓他一個墓一個墓的整理，這一變更下，更加重了他的負擔。

我們知道輯補的工作，比撰著的工作尤難；因為撰著是創造，是自己寫自己的話，愛怎麼寫便怎麼寫，無拘無束，並且非常的自由，不滿意了想怎樣改就怎樣改。輯補的工作便不如此了，處處受到限制，甚至作者的意思有時連輯補者都不能充分明白，如何能輯補完美呢？尤其是把原來的間架徹底改變，再用原材料不加斧削的使用上去，配眼門樺便要費去不少的精神，沒有材料的空白處，還要自己想辦法去補充。

器物的描述，如果是自己執筆，則事前可把器物分類，逐類排好，一件逐一件的描述，沒有什麼顧慮；若為校訂輯補則情形便兩樣了。現在中國考古學尚未達到器名統一的階段，尤其各種器物的破碎殘片等，你叫這個名字，他叫那個名字，各人的立場不同，標準不同，誰也不能說誰錯，故此文所寫的某器物不能單靠名詞；最重要的依據是編號的號碼，寫在小片上的號碼，都是年青人寫的，字寫的小的可怕，經過二十多年的到處遷徙，字跡被磨擦的也不清楚了，我看高先生晝夜的戴著老花鏡並拿著放大鏡在雙重的放大鏡下找尋器物的號碼，為着一件小東西，也許費半天或一天的時間不等。本來他的眼睛很好的，三年來作這校訂的工作，老花的程度飛躍的進步，在我們這一羣從事考古工作的人們，他的年齡最小，而他的眼睛老花的程度最高，這可以說也算是他三年來輯補的成績。

自從改為分墓報告後，對於器物的處理，也不能不有所改變；從前為標準制，把所有的器物統盤研究，選出若干標準來，

只要在它的分佈上在各墓內登記便可；現在改用全盤制了，只要是這墓內出土的器物便要全盤托出了。自然有些東西是不能全印的，譬如骨箭頭有數千個，樣子都差不多，不能把數千個骨箭頭都印出來，但是分類與統計的工作是要作的。往往是小的事情却費多的時間。

第四，最後說到印刷與出版。

在我們寫報告的人看起來，印刷比撰寫更難。因為自己不會排，不會印，需靠印刷廠來作；可是印刷廠要靠許多顧主來維持，如果專給你印這本報告來維持，他非餓死不成；所以在時間上便不好控制了。出印刷費的人是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要催着交貨銷賬；校稿的人因為這樣分量的一部報告不能草率從事，要使錯誤越少越好，那麼印刷的時間便要拉長了，最頭痛的是那七幅彩色版，我記得四十九年的秋天，我便和梅原先生辦交涉，他答應幫忙，便讓便利堂估價，由於外匯手續關係，一拖再拖，拖的漲了價才捏住頭皮來印；經過三年多工夫才算印出來了。現在兩大本出版了，回頭想想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說了差不多五千多言的廢話，還沒有說到正題上來，究竟這部報告有什麼貢獻呢？當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有所好，以下說一說我個人的看法。

式：談貢獻

我的粗淺的看法，至少有十大貢獻：

第一，揭開了西北岡鬼集之謎：

本地人相信西北岡上是鬼集，在太陽落山以後鷄子未叫之前，這一段黑暗的時間，人們不敢從這岡上經過的。這個地帶是

遼擴的曠野沒有人家，北距楷河，東距小營，南距武官、侯家莊，西距秋口都有相當的距離。它是由武官北去楷河的南北大道，在冬月的日間常常發生劫路的事件，所以人們認為就是白天那裏也是危險的地帶。因此鬼集的故事也越傳越盛。

據說有一年的初冬，一切農作物都收割了，一個楷河的賣青菜的打算趕早集，半夜裏起來，推了一車青菜，準備走老路線經過西北岡到安陽城去賣。離開家後，覺得時間並不長，便看見前面燈火輝煌的熱鬧早市了；他便把車推入市場，來買菜的人很多，他覺得買菜的人有點奇怪，為什麼是瘦長的個子，尖削的臉兒；一會兒一車菜賣光了，正準備收拾回家，只聽得遠處的鷄子叫了一聲，這裏便什麼也沒有了，天上滿天星宿，地下烏黑一片，他很害怕的暈倒地下失去知覺；一會兒東方發白，他又甦醒了，看見每一個小土堆上各插着一把青菜，他把青菜收起趕回家去，以後再也不敢在鷄子不叫之前走這條路了。為什麼會有這個故事呢？是真有其事呢？還是騙人的宣傳呢？我想西北岡上有鬼火（磷火）可能是真的；因為有那樣大量的人骨，有的埋葬的並不很深，很可能會發出磷火來。故事也許有點影子而加以渲染改造欺騙農民；為什麼要欺騙他們呢？可能與古代的大規模盜掘有關。因為盜掘是秘密組織，多在夜間舉行，恐怕被人闖見，會吃官司。誰不怕鬼，故捏造鬼的故事，以免人在此地經過而可大胆的專心盜掘了（參考以下的盜掘）。

第二，大墓並非地下城

我們在安陽發掘的時候，星期天照例的休息；有一個星期天，一位某報的記者到工作地參觀，沒有得到工作人員的解釋，回去即發表了一個花邊新聞，大意是說殷墟發掘團發現殷代的地下城。我們讀了這條新聞之後，雖然覺得好笑，但是他的確代表着許多人的觀感，連幾位老工人在內。最初他們也不相信是座大墓。「世界上那有那樣大的墓，墓為什麼有四門四關呢？簡直是地下城」。

的確是真的，這樣大規模的古代大墓，不但在安陽是首次發現，就是在全中國也是第一次見到的。古今的皇陵固然不小，

但有那些平民能去看皇陵的營建呢？一般平民的觀感，墓坑內有埋一個棺木的地方便夠了，鬧氣的再大一點可容納一個槨，如果爲合葬的，最多一妻二妾，放四個棺材的地方便夠了，用不着挖那樣大的坑。

這個墓葬確實是太大了，無怪乎人們說它是地下城呢。墓室作長方斗形，口大底小，南北長一八、九〇公尺，東西長一三、七五公尺，東西再加上兩耳共長二一、三〇公尺。再加上東西南北四道則成十字形；南道長三〇、七〇公尺，北道長一七、七〇公尺，東道長一四、二〇公尺，西道長七、四〇公尺（被一〇〇四切斷了）。那麼南北總長爲六七、三〇公尺，東西總長則爲四二、九〇公尺；若以東道的長度爲標準，把西道復原，則東西總長度爲五〇、〇公尺，深一〇、五〇公尺，墓底南北長一五、九〇公尺，東西寬一〇、九五公尺，再加上兩耳則爲一九、一五公尺。墓底有九個小墓，中間一個，四隅各兩個，靠中間的四個都是東西向，靠墓角的四個都是南北向，排列的非常整齊。原來從墓底到墓口，都是夯打的一層一層結實實的夯土。挖出來的土堆在墓旁像個小山，站到小山上看墓底，更增加墓室的深度，也更增加了墓的偉大性。在安陽確實很少見這樣偉大的工程，在沒有墓的觀念的人們來參觀這個工程，只有解釋爲地下城了。這個解釋也很有趣，使沒有親眼看見過墓葬的人們，聽「地下城」三個字，便可以領悟到一〇〇一大墓是怎樣的偉大了。

第三，墓室的內切圖乃是古盜坑

盜墓的風氣，是古來的老玩藝，並不是現在的新興事業。呂氏春秋有幾句話講得非常的有意思：

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死者彌久，生者彌疏，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故宋未亡而東冢扣，齊未亡而莊公冢扣，自古及今，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扣之墓也。

這是一段很透澈的理論。但是怎樣盜挖的，即盜掘的實施辦法，他沒有說出來，也許他不知道；不但他不知道，連我們從事田野考古的人們，在沒有清理一〇〇一大墓之前也不知道。這個盜坑的尋獲的確也是一個很大的貢獻，我們可以具體的說出

來，這個大墓如何的被盜掘了，並可描畫出盜掘的程度來；順便的講一下古今的盜掘坑，並加以比較：

古代的盜坑挖的非常的有學問有見地，他們不挖墓道專挖墓室；墓室是方的，盜坑是圓的，墓壁是斜的，坑壁有處陡立，有處是斜坡，差不多呈內切圓的方式挖下去，把墓中心的寶物完全拿光。現在把墓室與盜坑的範圍比較如下：

墓室與盜坑比較表

深 度 項 目	墓		盜	
	南北長	東西長	南北長	東西長
一、〇〇公尺	一八、九〇公尺	室長一三、七五 帶耳長二、三〇公尺	一六、四〇公尺	一七、五〇公尺
五、〇〇公尺	一七、五〇公尺	二〇、〇〇公尺	一五、九〇公尺	一五、九〇公尺
七、五〇公尺			一五、三〇公尺	一三、三〇公尺
一〇、〇〇公尺	一五、九〇公尺	室長一〇、九五 帶耳長一、一五公尺	一三、八〇公尺	一、六〇公尺

看了這表便可以了解墓室與盜坑的大概情形了。不但這個墓葬

是這樣的盜掘，所有西北岡的大墓都是同樣方法盜掘的。所以我說他們很有經驗，我疑惑可能其上有什麼標記。至於現代的盜坑可小得多了，也不過長一、五〇公尺，寬〇、五〇公尺，雖然面積很小，但是數量多的驚人，與本墓有關的便有二十五個盜坑都是密集的排列着。他們盜掘的祕

訣是見生即停，由淺而深；即遇見生土即停止工作，再向較深的一方面開坑，挖到深處可以用鑽洞的方法向內挖，橫洞穿的很遠，往往是兩個坑在下面互相溝通，比古代的盜坑經濟的多了。現在的盜掘者，認土的本領很大，他們能辨認出夯土、翻葬土、熟土、生土等，灰土自然不用再說了。他們能在沒有標記的平地上找出線索，然後依據着各種土的深度斜度分辨出墓道與墓室，然後找出墓葬的中心來。把現在的盜坑與古代的盜坑在圖上比較一下，他們各有千秋，古代的盜坑是內切圓，現

代的盜坑是小點，不過墓道上是散漫的點，墓室周圍是密集的點，他們並沒有測量儀器，而挖掘的確是那樣的準確，請你把報告的圖版伍打開看看，便可證實我的話是不錯了。雖然古今所用的方法不同，而目的在墓葬的核心則是沒有兩樣的。如果我們不挖這個大墓，對古今的盜坑很難有像這樣的澈底的了解。這個大墓初經古代的「竭澤而漁」，復經後世的「密竿垂釣」，其中若有遺存也是人家選擇後所不要的東西了。

第四，亞形木屋是棺穴

在沒有發掘西北岡之前，我們已經有兩處挖掘大墓的經驗。第一處在濬縣辛村，在那裏挖掘了三次，大墓都是南北二道，也有沒有道的；另有一墓除南北兩道外，還有很淺的東西兩翼不算墓道。下部的棺穴全部是長方形。第二處在安陽的後岡，只發現了一座大墓，也是南北兩道；但是下部是亞形的棺穴，不過規模較小，木痕不全。

一〇〇一大墓，不但有四條道，墓室也是亞形，棺穴爲亞形且有木室的遺痕。木室的位置正放在墓底的中間而稍北（距北二、八〇公尺，距南三、〇公尺）。現在保存最清楚的爲木室內地板的痕蹟，用九十二根長短不同的木條組成室內的亞形地板，很清楚的分爲正室與兩耳。正室兩排，兩耳各一排，都是東西排列；正室六十三根，東耳十七，西耳十二，最長的（由北南數的第十五根）長七、六〇公尺，寬〇、二五公尺，次長的爲第八根長六、四公尺，寬〇、四〇公尺；這兩根橫貫正室的東西，其餘的大都爲長二、四公尺，寬〇、二〇、四公尺。接頭處犬牙交錯並不整齊。頂高約三、〇〇公尺，怎樣一個組織不得而知。周壁也是用木條組成，大都殘缺；在西北隅尚有刻紋遺存，大致與銅器上的紋飾畧同，塗着紅色鑲着野豬牙，所謂「濬玉雕牆」也不算過分的渲染。木室整個的面積爲六八、三四平方公尺，正室南北長九、七公尺，東西寬六、〇公尺，面積五八、二平方公尺，東西兩耳都是南北長三、九〇公尺，東西寬二、六〇公尺。據作者的推想，木室的隅角尚有柱子，在西北隅所發現的一個天然卵石的礎，是他立論的根據。木室封頂並在四周填土，僅留南面一門作爲下棺的入口。至

於木室的頂部是平的，是人字形或者其它樣式，作者不敢斷定。若以輝縣戰國期墓葬為例推論，則頂可能爲平的。因爲平的容易構造。正室上用長六、四〇或七、六〇公尺的長木，東西間的橫架在東西兩壁上，兩耳則用長四、〇公尺以上的木條，南北間的放在南北兩壁上。兩耳的頂蓋東西放置亦無不可，自然在耳與室接連處需要立柱架梁，以便室耳頂部的木條有所寄托。或者室內地板的樣子，也就是室頂結構的寫照，而將短的木條改長而已。那兩根長六、四〇、六、六〇公尺的木材告訴我們說，在殷代確有這樣長的木料。

第五，殉葬的各色人等。

在殉葬的一章中，作者用的功力很深。按着埋葬的次第，由墓底而木室頂而墓道而外圍，把這些人等分爲五類八種，分析得非常清楚。爲着簡單明瞭更醒目起見，就作者的意見再作標題式提出，予以簡畧的分類，也從墓底的說起逐一而上。

第一類一種（¹），在墓底爲武裝守衛者九人，距地面一〇、〇〇公尺。墓底的九個小坑，中間一坑，四角八個；外圍的四個及中間的一個均南北向，內周的四個東西向，四個東西向的也可以說是木室的範圍。每坑一人一狗一把戈，除中間的坑中爲石戈外，其餘八坑均爲銅戈，都是全軀拳屈，原來可能爲跪姿，因爲均有武器及狗，故稱爲武裝守衛者。

第二類一種一人（²），在正坑西南角，深九、〇公尺，俯身，已殘，坐骨下有貝四枚。

第三類，在木室頂部的同層，分佈在室的西北隅及東耳，共有兩種人，深約七、四〇公尺。第一種（³），爲艷裝侍衛，共六人，都是埋在長約二、〇〇公尺，寬約〇、五公尺，一頭大一頭小的棺木中，他們都是仰置平伸，均有首飾；且排列整齊，惟保存不好，據作者的推測當爲婦女。第二種（⁴），爲守儀仗人。現存五人，均無棺木，都是俯身，埋葬也不整齊，且雜在儀仗中間，因直接打入夯土中，故骨頭保存較佳。

第四類，共六十二具人骨，都在墓道，可分爲兩種：第一種（⁵）有墓坑的；深四、七公尺，共二墓；一在北道，墓形方，一、